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十二回 陷中原徽欽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離

千古興亡憑造物，逝波終日去滔滔。 漢王廢苑生秋草，吳王荒宮日夜濤。
滿屋黃金機不息，一頭白髮氣猶高。
總因生事繁華盡，往業多從劫裡消。

這首詩單說世界眾生不可淫奢太過，暴殄天物。上自帝王卿相，下至士庶百姓，俱生來有一定的福祿，享用太過，福過災生。如古史上說，那堯舜為君，土階茅茨，這是太古淳風不可復的。就是漢文帝不肯造一露台，惜十家之產。宋仁宗夜想燒羊，怕御廚司為例，寧可忍饑。古來帝王奢泰亡國說之不盡，勤儉愛民的也不少。所以國祚綿長，享太平之福。因此佛經上說，這些五穀是地肺上出的，養萬物脂膏，稱為娘命。綾羅是天蠶口吐的靈絲，萬縷才成一匹，名曰天錦。修佛果仙道的，再沒有肯穿到身上，不過粗布淡羹，粒米不敢拋棄。這些享天祿天爵的大老，穿著朝廷衣冠，紫袍象簡何等尊榮！前輩先賢還有布袍草履，公孫布被萬石君的浣服以示儉德。如今末運，不止縉紳富室，徹底小衣都是綾錦，隨意剪裁，才一著身即賞與僕役。甚至賤人下妓，俱要學著奢侈。或是娼優後，市僧官服，只不敢帶珠冠，擯品繡。其餘珠玉雲錦，一切僭用。

京城地方，淫奢更甚。婦人將白綾纏腳，軟紗拭穢，無所不至。既然貴賤不分，風俗奢靡，因此釀成個劫運。刀兵水火、賊盜焚燒，一揮而盡，才完了個大報應。這些眾生遇此大劫，說是天運。不知平日作孽太重，大家湊將來的。今日因西門慶身後災禍，妻子流離，說入大劫以勸世人。閒話休提，單表宋徽宗宣和年間，有一女子生了此須。有一男子，孕生一子。此等妖事載在《玉堂綱鑑》上。難道是我做書編的不成？蓋因國運將傾，陰陽相反，遂有此異。不消數年，大金兵入。這些蕩夫淫婦，賊吏貪奴，平生積得罪孽，盡投天網。到徽宗北狩，才說是宰相誤我。全不想自己不肯修德，用的是佞臣蔡京、王黼、楊戩、高俅、童貫、朱。這一班人，或借邊功封王或進花石獻媚。林靈素講神仙魏漢津鑄九鼎，才築了萬壽山，千門萬戶。又修延福宮，碾玉堆金。忽然平地要築山林，在西北上起一山，名曰艮岳。遣宦官下江南等處，取太湖山奇峰怪石，劈鑿玲瓏，俱是一二丈高的、數萬斤重的。一路拆壞民居，使車運船裝，不知用民工幾十萬才到汴京。問道百姓人家，有株好花好樹，即使公人用黃紙封了，要拆開宅子，使本縣民工連根移取。詐的良民銀錢無數。哄那徽宗說道，這不過山林之物，又非民間財寶取之何妨。全不想這些石峰可是米元章補來的，西湖上飛來的，把這奇石異草□□文禽，都摘將來山上養著。

在那奇鬆古檜之下，山石疊成曲澗，激水環作清流。從山上引下瀑布，周圍上下，折磴回巒，有七十二峰。各有一峰為主，俱有佳名，曰紫雲峰、翠蓋峰、玉幾峰，種種不一，各肖其形。這山上又有三十二泉，泉上俱是芙蓉、薜荔、野菊、山花。蒙茸沿蔓在半山腰裡，或懸在古柏高枝，紫竹黃楊冬青石楠之下，千態萬狀，俱依唐人畫譜。取江浙名匠栽成，總是深山光景。

這泉上有六十院，院內各有美人掌管，或扮作女冠道士，就是劉阮遇天台的二仙；或扮作採藥仙人，就是武陵源避秦的古洞那些道院仙宮。長廊曲檻或在石縫中嵌出懸崖，或是山凹內轉上絕頂，比那迷樓更巧，阿房還勝。

這聖駕一到，各院中古董、玩器、名畫、道書、棋枰、琴幾、鐘磬、笙歌、禪杖、蒲團、紗廚、帳、無一不備。又有那綠足赤頂的老鶴，三五成群，一聲長唳，谷應山鳴。又有那錦毛長尾的山雞，百十隊亂舞亂飛，水邊飲啄。這道君把國政交與蔡京，邊事付與童貫。或是召林靈素石上講經，或是召蔡攸來鬆下圍棋，選幾個清雅內官，捧著蘇制的盞盞。一切金玉杯盤，雕漆宮器俱不許用。逢著水邊石上一枝簫笛，清歌吳曲。這道君也不服御衣，戴一頂軟紗道巾，穿一件西洋浣布，草履絲絛，築竹曲杖，真似個大羅仙子，東華帝君。

那日登高一望，見樓閣太麗了，又移了口外喬松千樹、河南修竹十畝，俱是連土用布纏裹大船裝就，萬夫牽來。一時就風雨蕭森，龍蛇蟠屈，真是國家有移山之力。道君就松竹深林起造花板石牆、細茅粉洞、幾坐板橋，一帶曲曲竹籬，栽些蘆葦，又是一孤村小市，漁父、酒家俱有。宮人扮成布素，另有一種風流典雅。用的是素窯古碗、水磨桌橙，瀟灑清幽，好一似雲林秋色畫，米芾墨皴山。但見：

岳名艮地，位鎮乾宮。幾條瀑布玉虹懸，四面奇峰青黛舞。山半亭台，路逕兒斜斜窄窄；水邊樓閣，梯磴兒曲曲彎彎。猿啼鶴唳，時時霧鎖煙籠；水繞山回，處處草香花豔。古木架藤蘿，偏臨絕壑；孤村依水竹，斜映板橋。淒淒風景，龍樓變作山林；淡淡雲霞，鳳禁忽來麋鹿。百姓膏血移到，築怨築愁。千里車舟運來，貼婦貼兒。翠有情留不住，白雲無語笑空忙。

到了宣和九年，外國進了奇楠香木，做就一坐團瓢，俱是紫檀香木磨成。雕闌曲檻，安在半山懸崖瀑布之上，御筆親題曰「紫筠軒」。內設玉幾、端硯、古墨、名箋、以備聖駕揮灑。善作墨鷹，自打玉璽，寫宣和御筆，賞賜公卿也。就是個清客的朝廷，仙人的王帝。後來有取利的，都去網禽捕獸，栽竹盤鬆，連莊農不做。一個活兔有實十兩的，這促織秋蛩都賣成錢送在艮嶽山草裡。那些地方官進媚或獻鸚鵡、白鷗、翡翠、杜鵑、玄猿、雪兔。靈芝、朱草都栽在石眼之中。又有一件怪事，向太行山頂發雲的窟巖裡待五更發雲時候，使瓶扣住，把雲氣裝滿，飛馬獻上。聖駕遊山時，放在石孔上，也就如出雲一般。名曰，「真雲」。只因朝廷所好，天下奔走，那時士大夫各以花石相尚。一盆小竹也賣數金。終日招權納賄，弄得個邊事廢弛，全無實政。童貫、張瑄，引的金人入寇，東京河北各處郡縣，土崩瓦解。那徽宗支持不來，沒奈何才禪位與欽宗，自稱太上皇道君教主，終日在艮岳上遊玩。欽宗改年靖康。才用李綱，又革了以謝金人；才用老種經略，又停了經略。朝中還是蔡京擅權，諂佞蒙蔽，沒人敢言。後來有個太學生陳東，率著四百監生，擊登聞鼓，上了本說道，不斬蔡京，無以謝天下。那朝廷才知道國本全傾，民心已散，下了罪己之詔，以招勤王兵馬。又使第九子康王，領兵救援。金人兩路出兵，黏喝沒攻東京，乾離不攻河北。

各處雪片文書告急，逢府州縣，瓦解冰消，那有一人擔擋？長驅過汴河紮營，直至城外，那些奸臣庸將，還思講和，再無個背城一戰的。金索歲幣金銀幾百萬兩，傾國庫藏也沒有這許多。因此搜括官民，直至富戶倡優，無一不盡力聚斂。那些金珠錦繡、侈靡玩好其賤如土。金人圍汴，矢石用盡，把艮岳的花木砍作柴薪，那些奇峰怪石，使百姓運來的不知費幾萬，取來打碎了，在城上做炮屑，為禦敵之物。

紫筠軒的楠木，滿城上燒的香煙不絕，把數年清供，金人一掃而盡。豈不是天報淫奢以消人怨？那時童貫蔡京二賊臣，各已誅貶抄籍，殃及平民。扳賊追賄，有妻妾分賞軍兵的，有即時斬殺不留一人的。後來金人假名講和，召徽欽入營，留住不放。到了靖康二年，把這徽欽父子，連皇后、妃嬪、王子、王孫、宮女、數千，擄個罄淨，拔營北去。那時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殺得萬戶哀號。盈城盈野。徽宗過了汴橋，放聲大哭。才知是蔡京父子蒙蔽朝政。不料天下到此地位，全不思自己為君不惜民力。不畏皇天，一味胡弄到了國勢不振，推與兒子，沒處收拾，把個天下輕輕送與大金。幸有康王泥馬渡江，才延了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天下。總是奢靡浮華，上下偷安，以致滅亡。豈止天運。看黃袍加身，便知今日青衣北狩的因果。

宋祖開基二百秋，當時天命有人謀。契丹昔借陳橋返，兀術今來汴水游。燭影不明開斧，金失信自箕。始終亡國皆奸相，寡婦孤兒一樣休。

卻說這黏沒喝兵下了東京，乾離不分兵攻河北。大名、袞東、青齊一帶不消說焚殺之苦，百姓逃亡。單表這清河縣地方，是經過一番的這些人家，一聞得金兵過河，東奔西躲，星散雲飄，那有軍兵守城，敢去截殺？那知縣已先懷印而逃，不消金人兵到，土賊放火，亂搶起來，也是這清河縣幾年來，人心刁詐，士女淫奢該有此番屠殺。但見：

東門火起，先燒張二官人蓋的新樓；西巷煙生，連焚到西門千戶賣的舊舍。箠騰騰火烈星飛，搶金帛的你奪我爭，到底不曾留一物。亂荒荒刀林劍樹，尋子女的倒街臥巷，忽然沒處覓全家。應花子油舌巧嘴，哄不過潼關。蔣竹山賣藥搖鈴，那裡尋活路。湯

裡來水裡去，依然甕走瓢飛。小處偷大處散，還是空拳赤手。惡鬼暗中尋惡鬼，良民劫外自良民。

看官聽說，大凡生死數定，有在劫的，逃也沒處去。有不在劫的，就有活路。臨時惡鬼善神，暗開那兩條生死路，那一時人的聰明機巧，俱用不著。即如要往東走，忽然遇兵趕散，只得往西行，那有一定主意。人家還是男子領路，可憐月娘和這六歲孝哥，寡婦孤兒，那裡藏躲？一個玳安，夾傷了腿，小玉又是個老實丫頭，從來不出門的，見人家亂跑，也只得和玳安背著孝哥，一行主僕母子，挾著個包袱，一床布被，走出城來。也在人叢裡亂走。心裡糊塗，兩腳總不住下，尋思一會，往那裡去好。只得還往城西薛姑子庵裡去罷。一時不定，只見黑霧黃沙漫漫的接天遮日，對面卻不見人。小玉月娘拉著孝哥正走，那些逃難百姓總是羊群亂竄，不辨東西，如山崩地震相似。俄頃間金兵早到，但見：

人人都帶雉雞翎，個個緊穿羊皮襖。高鼻成群，拐子軍連排鐵馬；蓬頭垂辮，牛皮帳盡是金人。嗚嗚角聲振地，三軍銀甲似披霜，慘慘皂纛遮天，百里烏雲如潑墨。風起處神號鬼哭，馬到時電走星飛。幽冥造下眾魔君，陽世追來羅剎鬼。

那月娘小玉緊緊扯著奔走。玳安背著孝哥，正在慌忙。只見金兵一衝，把這百姓們馬踏刀砍，殺的殺，擄的擄，一似鴨驚魚亂，那裡還顧得誰來。這月娘和小玉緊扶著亂跑，回顧孝哥玳安，不知隔在那裡去了。一時四面叫著，那些哭聲振地，喊殺連天，那裡去找尋？眼見得母子分離，六歲孤兒拋路側，主僕失散，中年寡婦走天涯。未知月娘母子、玳安夫婦，何日相逢。